

香樟春落

□冯志军

若非阳光的轻盈和清脆,我以为当下正是落英缤纷的秋。

大风天,刚出楼,阵阵落叶从半空迎面压下,做了宠坏的孩子,急急打在身上生疼。它们背着阳光又义无反顾,像支征战的飞鸟大军,风一发号施令,便所向披靡。大概是蓄了一秋的萧瑟和冬的坚硬,落在地上哗哗响,如气球爆裂几乎噼啪。有车缓缓驶来,一步步停下靠在路边……再怎么轻巧和不忍,路还是被碾出均匀的节奏来,噼里啪啦,车底下的“果实”爆浆了,让这平静的春又多了几分鼓点般的欢愉——是樟树的落叶啊,在这万物萌发的季节里。

宁波地处江南,行道两旁多见樟树,梧桐和栎树极少。栎树只在秋季争宠,黄的串花红的荚果,被绿叶衬着,招摇。梧桐没啥个性,冬天枯叶满地四处乱窜,扰了城市的心还添了人们心头的凉。想是大概能在夏天里予人荫凉,似乎也不尽然。每次梧桐树下躲阳光,总是跺脚焦急——晒死了。倒是宁波人钟情的樟树,使人对盛夏充满了只属于夏的美的向往。宁波西门口通向火车站的老路上,有许多高大的老樟,每个都有两臂抱不过来的大,靠住抱个满怀,疗愈心神。大概是看久了宁波的人和客,它们沉默又坚韧,越过楼房触摸天空,在高处肩并肩手握手,在每个炎夏里,为奔走的人供一处心灵的休憩地。

最爱是樟树。可我不懂,正是三月的春,为何满街的樟树却要经历一场无尽的浩劫。风来或不来,天空都旋滚着樟树叶,纷纷扬扬。两条厚实的“棉被”任清洁工收去,高高堆在垃圾车中。不怕,收了再铺,让人有随时躺下睡觉做梦的冲动。我绕过这片,避过这堆,怕踩疼了美丽又特别的它们。喜欢随处捡起一片细细端详,显然,它们是善言或擅文的,用颜色线条姿容,用“字里行间”的风姿绰约,告知世界满腹的心事。凝望,你会发现,眉眼间竟没一个是相同的,红橘黄各种绿,或把调色板里的所有糅杂,让人一时错愕——竟如此巧夺天工。它们的

笔触多么流畅,这边一颗心,那边一颗星,“小甲虫”在那里随意画了朵花,饱满张扬……树叶是用之不尽的画布,任它们尽情挥洒;它们的创意是多么调皮有趣,一个点里接受了大地所有的恩赐,一种色里接纳了世界的无趣与车马,一片叶里容纳了一棵树完满的人生……与叶有缘,让裹挟着风雨和碎泥的它们住在书册中,翻看阅读,迥然不同的故事展现眼前。

最爱的,还是樟树。它们葱茏盛大热情,人生干瘪无趣时,抬头望望满街的樟树叶,总能给你继续下去的勇气。特别是在将夏未夏的五月,细枝末梢开出细白的小花,被嫩绿浅绿正绿的叶俏生生托着衬着,样子颜色都不起眼,只使劲儿靠香偷了人心,让大家无所适从。是浓郁绵长的香,在孩子咯咯的笑中,在少女欢喜的眉梢上;在青年人的嘴角笑,也在老年人的从容里唱跳……它们耐心,一点点地启发人们和四季谈场恋爱,看到春的萌发和夏的峥嵘,以及远处秋的收获和冬的蕴藏。流连在樟树花香的宠爱中,缓缓呼吸慢慢收藏,一次又一次,以便在人生的每一次嗟叹中,学会理直气壮。怪不得,樟树就叫“香樟”,轻唤着这名,感觉自己口吐芬芳,身边倚了个小小的香喷喷的女孩子。

我有多爱樟树,就有多心疼这落满大街小巷的樟树叶。它们漂在小河中,居无定所;它们淤塞在石墩下,畏缩不前;它们在风吹雨打中化作春泥——化作春泥更护“花”,于是我恍然大悟:先前从未看到樟树光秃秃满脸不高兴,它们总兴冲冲地绿意盎然,像永不疲倦的盛年,精神饱满地行走在风雨的缝隙间。原来,是它们从不屑用枯萎和空白来应付日子的磕绊,它们只用智慧化解人生的疲沓,总是那样盛大、葱茏、热情、饱满、勇敢地面对每一天。

想起一句鸡汤:腾出,是为了更好的接收。樟树的落叶,是为了萌发所有新生的事物吧?它们比我更懂得生存的哲学。世上那些什么都要,却最终被压垮的人,应该来这树下,在风中与樟树叶凝视、对话,听从劝解并最终放下。

开车,到一阳光满地的弄堂里,头顶排排樟树叶摇曳。有风,吹落满树的叶,落在地上也落在车顶上。我放倒座椅,枕着哗啦啦的落叶声和空无一物的内心,沉沉睡去……

长白山的山

□贾明明

山连着山,岭挨着岭,沉眠在雪花织就的绒被下。雪,纷纷洒洒,这里一团,那里一点,撒在山上、树上、房屋上,用白色填满整个空间。

人,猫在屋里;动物,隐没在窝里。除了北风呼号、雪花飞舞,窗外看不到一点生灵活动的痕迹。大地、山川被白雪覆盖,银装素裹,分外妖娆。隔着一层玻璃,我眺望远方,时而清晰,时而模糊。呼出的气,在玻璃上凝成水,结成霜。

雪瘾发了,连续下了几天几夜,雪白淹没了道路。人凭着感觉在小院里穿梭,一脚踩下去,没过膝盖。路过一棵树,有时能听到嘎吱、嘎吱的声响,那是枝条不堪重负发出的哀嚎声。有人说,这里的雪压塌过房屋,我没见过,不过,大雪压断枯枝的事并不罕见。

望着这冰天雪地,没来由想起那句“雪拥蓝关马不前”,多少有些理解了。虽说老马识途,可冰雪覆盖了道路,怕是老马都有点蒙吧!当然,行路难也是一方面。

雪在肆虐了几天后,终于停歇了。有松鼠蹦蹦跳跳下山来,越过农户的篱笆墙,窜到棚子里,捧起一根玉米棒子就啃,看来它是真的饿坏了。小家伙机灵得很,啃几口,四下里望一下,再啃几口,再望一下。它有点怕人,又有点依赖人,既胆小如鼠,又想偷偷摸摸做个强盗。好在它们模样可爱、憨态可掬,并不惹人厌,啃几个玉米棒子,给农户造不成多大的损失,大多由着它们。可人一开门,松鼠听到动静,还是会逃之夭夭,溜之大吉。

青松在等,等一阵风,摇落身上的积雪,等一段烈阳,融化身上的重负。“大雪压青松,青松挺且直。”青松没得选,它只能默默忍受,耐心等待,等到春风送暖,积雪融化。

孩子们拉着爬犁和四条腿的

长凳往山上走,脚下的雪咯吱咯吱地喊痛。他们爬到半山腰,把长凳翻过来,凳子面朝下,一下坐上去三四个孩子。最前面的抓着两条凳子腿掌舵,后面一个挨一个,搂着前面的腰。几个人用力向后一蹬,长凳开始俯冲,那一刻,终于体会到什么是飞一样的感觉。人仰马翻是常有的事,右边是山体,左边是梯田,就是摔,掌舵的尽力往左边摔。雪很厚,衣服也很厚,即便摔出一溜跟头,也没什么事。一骨碌爬起身,拍拍身上的雪,接着玩闹。笑着、闹着、跑着、跳着,折腾够了,就开始滚一个大雪球,或者堆一个高高的雪人,以此画上句号。

凝噙了一冬的山泉,传来哗哗声的时候,人们知道,春来了。泉在山则清,泉出山则浊。家里的用水,人们都去山上挑。在泉与河交汇处,村民铺了几张宽大的青石板,作为洗衣处。

春江水暖鸭先知。鸭子“嘎嘎嘎”欢唱着下河了,它们游上一遭,有时会慵懒地在河里下个蛋。等到再暖些的时候,孩子们也会下河,脚底下,软的是沙滩,硬的是石子。靠近岸边的水里,最容易捡到鸭蛋,有的很新鲜,有的已经是臭蛋。捡到一个鸭蛋,孩子们就会兴奋地大喊几声。

山上的野花开了,红的、黄的、紫的、白的,铺满山坡。另一处开过荒的山坡,种满了土豆,青色一片。通往山顶的小路,每隔两三米就有一株向日葵。葵花向太阳,与人一样,都喜欢亮堂堂的。

一场雨水过后,蘑菇疯狂窜出地面,外婆扯着我上山采蘑菇。松树伞喜欢藏在枯枝败叶下,枯叶般的颜色是它的伪装。小灰蘑长在树荫下,这小东西是片生,找到一棵,附近往往有几十甚至上百棵,很快就能装满半个竹篮。有时走得渴了,就喝一口山泉水,清冽中带着点甘甜。有时也会扯一段野生的葡萄蔓,放嘴里嚼,酸酸甜甜的。

后来读到《桃花源记》,没来由想起长白山的山,山脚下那个小村落。当然,还有外婆,以及那段快乐的童年生活。

总第7088期 配图 李昊天 投稿邮箱: essay@cnnb.com.cn

